



## 非常记忆

## 我与《北方新报》

文/李 娜

2019年的夏天，我从阿拉善去呼和浩特市出差一周，身处异地的我意外地联系到了曾在北京有过一面之缘的大师兄。这个警察出身的大师兄性格豪爽粗犷，格外关心我的文学事业，他知我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已有两三年时间，且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艺稿件，在得知当时我的作品只在盟市级媒体上发表过，还未登上大报大刊时，他当即一拍桌子，宣布要带我去见一个人。

那个下午，我见到了《北方新报》的副刊编辑孙净易，这个姓名有点像男孩子的女老师长得娇小玲珑，一张娃娃脸让我过目不忘。明亮的灯光里我们侃侃而谈，从文学聊到生活，又从生活回归到文学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像一尾回到了大海的鱼，尽情遨游。那一天我们聊到很晚，几个人分别的时候互留了联系方式，约定将来一定要再聚一次。我有些醉了，轻松愉快的场合让我不由自主地多饮了几杯，脑袋发晕，心中却一片清明。我知道，我们的缘分一定不仅止于此。

阿拉善是内蒙古自治区最西边的盟市，这里文化历史底蕴深厚，拥有一支创作水平高、活力强的作家群，但与创作势头更加强劲的盟市相比，这里还差了一点氛围。但我一直坚信，笔耕不辍与孜孜不倦可以改变许多事情，时日久长地坚持后，与笔力共同迅猛增长的一定还有眼界和对文学的认知。怀揣着这样的心情，我在当年的八月试着投出了我的第一篇稿件《一场盛大的诀别》。当时我正值瓶颈期，这篇稿件代表了我突破瓶颈后的新的水平，文章里写尽了我对春天的怀念，表

达了在这场盛大的诀别里我依依不舍的心情，文字婉转悠扬，同我往日直白的表述方式完全不同。

两天后文字见报，浅绿色的底色映照着黑色的标题，几枝柳条柔柔地飘动在标题旁，春天清新的风扑面而来，这是闷热夏季里的一缕清风。见多了横版排版方式，《北方新报》副刊“都市心情”的竖行排版还是第一次见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，我拿着这份报纸，将它小心地折叠，放进了我外发稿件的文件夹里，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自治区级的报纸，激动心情不言而喻。

自那以后的两三年时间里，我不间断地向《北方新报》投稿，见证了它创刊20周年，见证了它的副刊名称从“都市心情”变更为“心情”，也见证了一版三稿变更为两稿，变的是表达方式，不变的是温情和文艺的内容。这几年时间里，我在《北方新报》陆续发稿70余篇，合计10余万字，细细算来，几乎所有深夜微妙心情的结晶，都献给了《北方新报》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长足的成长，文风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，写作水平也趋于稳定。

我相信，如果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话，那么人和报纸之间也是有缘分的，恰如我和《北方新报》，它代表了内蒙古都市报报业的新风尚，我在“北方”写作，在“心情”写作，抒写的是时代的“新”发展，表达的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和连绵不断的“心情”，未来的日子里，我将继续做《北方新报》忠实的读者和粉丝，继续为心灵歌唱，延续这场盛大的旅程。



## 往事情怀

## 我的三姨娘

文/李洪峰

三姨娘是个盲人，不是先天的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得了一种眼病没钱治疗而慢慢失明的。那时她还

不到40岁。后来我才知道那病叫青光眼。她聪明、好强、能干、自立，婚前与婚后，盲前与盲后，夫在与夫亡，都如此。

我小时候发蒙前生活在石永街场口外婆家。那时三姨娘未出嫁，她爱种些小菜拿到街上去卖，比如葱子、蒜苗、韭菜等。她种的菜总是绿绿的、嫩嫩的，整理得漂漂亮亮的，很有卖相。她换的钱除了上交给外公，手头总有一些零用。我没少吃她买的糖。

后来她嫁到了西槽，我不知道具体地方，只听父母说挨到县城边，长大后才知道是城南镇新安村。

她的家我去过一次。1992年夏天，我跟父亲到县城看望在邻中读初中的弟。父亲问我想不到三姨娘家去。我当然想。她出嫁后，我从没去过她家。这时候她家已有两个小表妹了。我家在西槽唯一的亲戚就是三姨娘。弟在邻中上学期间，三姨爹隔三差五就要到县城看望他。弟说总是三姨爹来，没见到三姨娘。其实这个时候的三姨娘，眼睛已经开始变模糊了，看不清路了。

来到三姨娘家，她非常高兴。她辨认我的方法就是靠双手摸。她摸我头，摸我脸，摸我肩，摸我背，边摸边说是我，长高了，长壮了，长得像李二哥了（她称呼我父亲，我母亲在家排行老二）。在她脑海我还是那个未启蒙的孩童。我看到三姨娘已经在变老了。在我印象中，还是她未出嫁的形象，年轻、漂亮。可现在她不再年轻，也不再漂亮，而且不再有一双明眸。表面上看去她跟正常人没啥两样，可走路时就跟别人不同了。在家她是扶着墙走，墙是她的路；外出就拿根棍子，棍子就是她的眼。她做饭炒菜用手摸，非常准，几乎一下到位。

那天三姨爹没在家。三姨爹是个石匠。三姨娘说，他出去给别人做活路去了，通常短时要十几天才回来，长时要一个把月。这个时候家就靠她打理，还要照顾两个上小学的女儿。她还要喂猪。她都是凭失明前对身边事物的记忆，靠感觉走路。我问，能看清路吗？她说前几年还看得模模糊糊，可现在几乎看不清了，只是出大太阳时，对着天上，能感觉到阳光在照。我的心一下像被什么揪了下来。老天爷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。可三姨娘的脸上，丝毫没有悲观的模样。她依然还像未出嫁时，乐呵呵，笑声爽朗，嗓门大，老远就能听到她的声音。

当年我当兵了。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她家。十几年后，我在部队收到一次父亲的来信，说三姨爹生病去世了。这个时候三姨娘家就只有她一人。两个女儿已出嫁，而且嫁到了

很远的地方——江苏扬州。三姨爹去世后，三姨娘就被女儿接到扬州一起生活，帮助照料外孙子。这一去，就很少回邻水了。

随着国家对残疾人利好政策的出台，残疾人生活有了保障。有一年，表妹把三姨娘从扬州送回邻水玩。这是我第三次见到三姨娘。而这时我已转业到地方工作。三姨娘比我上次见到时，变得富态了，精神一点没减，像个退休职工。双眼是彻底看不见，而且眼珠没任何光泽，有些泛白。晃眼一看，像是假眼。这次回来是办残疾人证。表妹不知道怎么办。问我能不能办下来。我说当然能，三姨娘完全符合政策。通过村上、镇上、县残联签字盖章后，三姨娘的残疾人证很快就办了下来。

三姨娘做梦都没想到，这个证办下来后还有钱归。她说这个政策好啊！她有何德何能，还享受政府的待遇。我说这是你应该得的，是党的政策规定的。我顺便问她，看不见走路，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。她的回答令我震撼。她说，摸过来的，瞎了好，眼不见心不烦，不愁吃不愁穿，总有人送上来。是啊！盲人的生活就是靠“摸”，不停地“摸”，才能“走过来”。我知道她说的这个“人”是谁。三姨爹在时是他，去世后就是两个女儿；还有一个，就是咱们的党；其实我更知道，这个“人”多数时候是她自己。

她总是谦虚。她叫游桂珍。

## 芳草地

## 草木人间

文/蒋雨含

尘世在暮色中逐渐缓慢  
吹笛的人，隐成湿地树林色彩  
晚潮逼退阵风，等待清场  
让一颗堕落的音符  
开始按住草芥高傲的头颅

江南有寒，云且低身  
接纳岗上惺忪的土壤  
花蕾哈欠，野菊抱拳，泉水叮咚  
跳跃

山，也许站立太久  
已听不到故乡厚土的声音  
如同，听不到野草嘶鸣呐喊

春沿着曾经路径，重复来的步伐  
花儿且以同样姿态娇艳  
熟悉一群人，却走了  
只留初春黑色背影